

三國演義

顧廷龍題



〔明〕羅貫中著

潘淵校點

三國演義

二

顧廷龍題

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第十三回 李傕郭汜大交兵 楊奉董承雙救駕

卻說曹操大破呂布於定陶，布乃收集敗殘軍馬於海濱，衆將皆來會集，欲再與曹操決戰。陳宮曰：「今曹兵勢大，未可與爭。先尋取安身之地，那時再來未遲。」布曰：「吾欲再投袁紹，何如？」宮曰：「先使人往冀州探聽消息，然後可去。」布從之。

且說袁紹在冀州，聞知曹操與呂布相持，謀士審配進曰：「呂布，豺虎也，若得兗州，必圖冀州。不若助操攻之，方可無患。」紹遂遣顏良將兵五萬，往助曹操。細作探知這個消息，飛報呂布。布大驚，與陳宮商議。宮曰：「聞劉玄德新領徐州，可往投之。」布從其言，竟投徐州來。有人報知玄德，玄德曰：「布乃當今英勇之士，可出迎之。」糜竺曰：「呂布乃虎狼之徒，不可收留，收則傷人矣。」玄德曰：「前者非布襲兗州，怎解此郡之禍？今彼窮而投我，豈有他心！」張飛曰：「哥哥心腸忒好。雖然如此，也要準備。」

玄德領衆出城三十里，接着呂布，並馬入城，都到州衙廳上，講禮畢，坐下。布曰：「某自與王司徒計殺董卓之後，又遭催、汜之變，飄零關東，諸侯多不能容。近因曹賊不仁，侵犯徐州，蒙使君力救陶謙，布乃襲兗州以分其勢。不料反墮奸計，敗兵折將。今投使君，共圖大事，未審尊意如何？」玄德曰：「陶使君新逝，無人管領徐州，因令備權攝州事。今幸將軍至此，合當相讓。」遂將牌印送與呂布。呂布卻待要接，背後關、張二公皆有怒色。布乃佯笑曰：「量呂布一勇夫，何能作州牧乎？」玄德又讓。陳宮曰：「『強賓不壓主』，請使君勿疑。」玄德方

止。遂設宴相待，收拾宅院安下。

次日，呂布回席請玄德，玄德乃與關、張同往。飲酒至半酣，布請玄德人後堂，關、張隨人。布令妻女出拜玄德，玄德再三謙讓。布曰：「賢弟不必推讓。」張飛聽了，瞋目大叱曰：「我哥哥是金枝玉葉，你是何等人，敢稱我哥哥爲賢弟！你來，我和你鬪三百合！」玄德連忙喝住。關公勸飛出。玄德與呂布陪話曰：「劣弟酒後狂言，兄勿見責。」布默然無語。須臾席散。布送玄德出門，張飛躍馬橫鎗而來，大叫：「呂布！我和你併三百合！」玄德急令關公勸止。次日，呂布來辭玄德曰：「蒙使君不棄，但恐令弟輩不能相容。布當別投他處。」玄德曰：「將軍若去，某罪大矣。劣弟冒犯，另日當令陪話。近邑小沛，乃備昔日屯兵之處，將軍不嫌淺狹，權且歇馬如何？糧食軍需，謹當應付。」呂布謝了玄德，自引軍投小沛安身去了。玄德自去埋怨張飛不題。

卻說曹操平了山東，表奏朝廷，加操爲建德將軍、費亭侯。其時李傕自爲大司馬，郭汜自爲大將軍，橫行無忌，朝廷無人敢言。太尉楊彪、大司農朱儁暗奏獻帝曰：「今曹操擁兵二十餘萬，謀臣武將數十員，若得此人扶持社稷，剿除奸黨，天下幸甚。」獻帝泣曰：「朕被二賊欺凌久矣，若得誅之，誠爲大幸。」彪奏曰：「臣有一計，先令二賊自相殘害，然後詔曹操引兵殺之，掃清賊黨，以安朝廷。」獻帝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彪曰：「聞郭汜之妻最妒，可令人於汜妻處用反間計，則二賊自相害矣。」帝乃書密詔付楊彪。

彪即暗使夫人以他事入郭汜府，乘間告汜妻曰：「聞郭將軍與李司馬夫人有染，其情甚

密。倘司馬知之，必遭其害。夫人宜絕其往來爲妙。」汜妻訝曰：「怪見他經宿不歸，卻幹出如此無耻之事！非夫人言，妾不知也。當慎防之。」彪妻告歸，汜妻再三稱謝而別。過了數日，汜又將往李傕府中飲宴，妻曰：「傕性不測，況今兩雄不並立，倘彼酒後置毒，妾將奈何？」汜不肯聽，妻再三勸住。至晚間，傕使人送酒筵至，汜妻乃暗置毒於中，方始獻入。汜便欲食，妻曰：「食自外來，豈可便食！」乃先與犬試之，犬立死。自此汜心懷疑。一日朝罷，李傕力邀郭汜赴家飲宴。至夜席散，汜醉而歸，偶然腹痛。妻曰：「必中其毒矣！」急令將糞汁灌之，一吐方定。汜大怒曰：「吾與李傕共圖大事，今無端欲謀害我，我不先發，必遭毒手！」遂密整本部甲兵，欲攻李傕。

早有人報知傕，傕亦大怒曰：「郭阿多安敢如此！」遂點本部甲兵來殺郭汜。兩處合兵數萬，就在長安城下混戰，乘勢擄掠居民。傕侄李暹引兵圍住宮院，用車二乘，一乘載天子，一乘載伏皇后，使賈詡、左靈監押車駕，其餘宮人、內侍，並皆步走。擁出後宰門，正遇郭汜兵到，亂箭齊發，射死宮人不知其數。李傕隨後掩殺，郭汜兵退，車駕冒險出城，不由分說，竟擁到李傕營中。郭汜領兵入宮，盡搶擄宮嬪采女入營，放火燒宮殿。次日，郭汜知李傕劫了天子，領軍來營前廝殺。帝后都受驚恐。後人有詩嘆之曰：

光武中興興漢世，上下相承十二帝。桓靈無道宗社墮，閹臣擅權爲叔季。

無謀何進作三公，欲除社鼠招奸雄。豺獠雖驅虎狼人，西州逆豎生淫凶。

王允赤心託紅粉，致令董呂成矛盾。渠魁殄滅天下甯，誰知李郭心懷憤。

神州荊棘爭奈何，六宮饑饉愁干戈。人心既離天命去，英雄割據分山河。後王規此存兢業，莫把金甌等閑缺。生靈糜爛肝腦塗，剩水殘山多怨血。我觀遺史不勝悲，今古茫茫嘆黍離。人君當守苞桑戒，太阿誰執全綱維。

卻說郭汜兵到，李傕出營接戰。汜軍不利，暫且退去。傕乃移帝、后車駕於郿塢，使侄李暹監之，斷絕內使，飲食不繼，侍臣皆有飢色。帝令人問傕取米五斛、牛骨五具，以賜左右。傕怒曰：「朝夕上飯，何又他求！」乃以腐肉朽糧與之，皆臭不可食。帝罵曰：「逆賊！直如此相欺！」侍中楊彪急奏曰：「傕性殘暴，事勢至此，陛下且忍之，不可撓其鋒也。」帝乃低頭無語，淚盈龍袖。

忽左右報曰：「有一路軍馬，鎗刀映日，金鼓震天，前來救駕。」帝教打聽是誰，乃郭汜也，帝心轉憂。只聞塢外喊聲大起。原來李傕引兵出迎郭汜，鞭指郭汜而罵曰：「我待你不薄，你如何謀害我！」汜曰：「爾乃反賊，如何不殺你！」傕曰：「我保駕在此，何爲反賊？」汜曰：「此乃劫駕，何爲保駕？」傕曰：「不須多言。我兩個各不許用軍士，只自併輸贏：贏的便把皇帝取去罷了。」二人便就陣前廝殺，戰到十合，不分勝負。只見楊彪拍馬而來，大叫：「二位將軍少歇！老夫特邀衆官，來與二位講和。」傕、汜乃各自還營。楊彪與朱儁會合朝廷官僚六十餘人，先詣郭汜營中勸和。郭汜竟將衆官盡行監下。衆官曰：「我等爲好而來，何乃如此相待？」汜曰：「李傕劫天子，偏我劫不得公卿！」楊彪曰：「一劫天子，一劫公卿，意欲何爲？」汜大怒，欲拔劍便殺彪。中郎將楊密力勸，汜乃放了楊彪、朱儁，其餘都監在營。

中。彪謂儁曰：「爲社稷之臣，不能匡君救主，空生天地間耳！」言訖，相抱而哭，昏絕於地。儁歸家成病而死。自此之後，儁、汜每日廝殺，一連五十餘日，死者不知其數。

卻說李傕平日最喜左道妖邪之術，常使女巫擊鼓降神於軍中。賈詡屢諫不聽。侍中楊琦密奏帝曰：「臣觀賈詡雖爲李傕心腹，然實未嘗忘君，陛下當與謀之。」正說之間，賈詡來到。帝乃屏退左右，泣諭詡曰：「卿能憐漢朝、救朕命乎？」詡拜伏於地曰：「固臣所願也。陛下且勿言，臣自圖之。」帝收淚而謝。少頃，李傕來見，帶劍直入。帝面如土色。傕謂帝曰：「郭汜不臣，監禁公卿，欲劫陛下。非臣則駕被擄矣。」帝拱手稱謝，傕乃出。時皇甫郛人見帝。帝知郛能言，又與李傕同鄉，詔使往兩邊解和。

郛奉詔，走至汜營說汜。汜曰：「李傕如送出天子，我便放出公卿。」郛即來見李傕曰：「今天子以某是西涼人，與公同鄉，特令某來勸和二公。汜已奉詔，公意若何？」傕曰：「吾有敗呂布之大功，輔政四年，多著勳績，天下共知。郭阿多盜馬賊耳，乃敢擅劫公卿，與我相抗，誓必誅之！君試觀我方略、士衆，足勝郭阿多否？」郛答曰：「不然。昔有窮后羿，恃其善射，不思患難，以致滅亡。近董卓之強，君所目見也，呂布受恩而反圖之，斯須之間，頭懸國門：則強固不足恃矣。將軍身爲上將，持鉞仗節，子孫宗族皆居顯位，國恩不可謂不厚。今郭阿多劫公卿，而將軍劫至尊，果誰輕誰重耶？」李傕大怒，拔劍叱曰：「天子使汝來辱我乎？我先斬汝頭！」騎都尉楊奉諫曰：「今郭汜未除，而殺天使，則汜興兵有名，諸侯皆助之矣。」賈詡亦力勸，傕怒少息。詡遂推皇甫郛出。郛大叫曰：「李傕不奉詔，欲弑君自立！」侍中胡

邈急止之曰：「無出此言，恐於身不利。」酈叱之曰：「胡敬才，汝亦爲朝廷之臣，如何附賊？」
「君辱臣死」，吾被李傕所殺，乃分也！」大罵不止。帝知之，急令皇甫酈回西涼。

卻說李傕之軍，大半是西涼人氏，更賴羌兵爲助。卻被皇甫酈揚言於西涼人曰：「李傕謀反，從之者即爲賊黨，後患不淺。」西涼人多有聽酈之言，軍心漸渙。傕聞酈言大怒，差虎賁王昌追之。昌知酈乃忠義之士，竟不往追，只回報曰：「酈已不知何往矣。」賈詡乃宣諭羌人曰：「天子知汝等忠義，久戰勞苦，密詔使汝還郡，後當有重賞。」羌人正怨李傕不與爵賞，遂聽詡言，都引兵去。詡又密奏帝曰：「李傕貪而無謀，今兵散心怯，可以重爵餌之。」帝乃降詔，封傕爲大司馬。傕喜曰：「此女巫降神祈禱之力也。」遂重賞女巫，卻不賞軍將。騎都尉楊奉大怒，謂宋果曰：「吾等出生入死，身冒矢石，功反不及女巫耶！」宋果曰：「何不殺此賊，以救天子？」奉曰：「你於軍中放火爲號，吾當引兵外應。」二人約定是夜二更時分舉事。不料其事不密，有人報知李傕。傕大怒，令人擒宋果先殺之。楊奉引兵在外，不見號火。李傕自將兵出，恰遇楊奉，就寨中混戰到四更。奉不勝，引軍投西安去了。

李傕自此軍勢漸衰，更兼郭汜常來攻擊，殺死者甚多。忽人來報：「張濟統領大軍自陝西來到，欲與二公解和，聲言如不從者，引兵擊之。」傕便賣個人情，先遣人赴張濟軍中許和。郭汜亦只得許諾。張濟上表，請天子駕幸弘農。帝喜曰：「朕思東都久矣。今乘此得還，乃萬幸也。」詔封張濟爲驃騎將軍。濟進糧食、酒肉，供給百官。汜放公卿出營。傕收拾車駕東行，遣舊御林軍數百持戟護送。

鑾輿過新豐，至霸陵，時值秋天，金風驟起。忽聞喊聲大作，數百軍兵來至橋上，攔住車駕，厲聲問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侍中楊琦拍馬上橋曰：「聖駕過此，誰敢攔阻！」有二將出曰：「吾等奉郭將軍命把守此橋，以防奸細。既云聖駕，須親見帝，方可准信。」楊琦高揭珠簾。帝諭曰：「朕躬在此，卿何不退？」眾將皆呼萬歲，分於兩邊，駕乃得過。二將回報郭汜曰：「駕已去矣。」汜曰：「我正欲哄過張濟，劫駕再入郿塢，你如何擅自放了過去？」遂斬二將，起兵趕來。車駕正到華陰縣，背後喊聲震天，大叫：「車駕且休動！」帝泣告大臣曰：「方離狼窩，又逢虎口，如之奈何！」眾皆失色。賊軍漸近。只聽得一派鼓聲，山背後轉出一將，當先一面大旗，上書「大漢楊奉」四字，引軍千餘殺來。

原來楊奉自爲李傕所敗，便引軍屯終南山下，今聞駕至，特來保護。當下列開陣勢，汜將崔勇出馬，大罵楊奉「反賊」。奉大怒，回顧陣中曰：「公明何在？」一將手執大斧，飛驟驍騾，直取崔勇。兩馬相交，只一合，斬崔勇於馬下。楊奉乘勢掩殺，汜軍大敗，退走二十餘里。奉乃收軍，來見天子。帝慰諭曰：「卿救朕躬，其功不小。」奉頓首拜謝。帝曰：「適斬賊將者何人？」奉乃引此將拜於車下，曰：「此人河東楊郡人，姓徐，名晃，字公明。」帝慰勞之。楊奉保駕至華陰駐蹕。將軍段煨，具衣服、飲膳上獻。是夜，天子宿於楊奉營中。

郭汜敗了一陣，次日又點軍殺至營前來。徐晃當先出馬。郭汜大軍八面圍來，將天子、楊奉困在垓心。正在危急之中，忽然東南上喊聲大震，一將引軍縱馬殺來，賊眾奔潰。徐晃乘勢攻擊，大敗汜軍。那人來見天子，乃國戚董承也。帝哭訴前事。承曰：「陛下免憂，臣與楊將

軍誓斬二賊，以靖天下。」帝命早赴東都。連夜駕起，前幸弘農。

卻說郭汜引敗軍回，撞着李傕，言：「楊奉、董承救駕往弘農去了。若到山東，立腳得牢，必然布告天下，令諸侯共伐我等，三族不能保矣。」傕曰：「今張濟兵據長安，未可輕動。我和你乘間合兵一處，至弘農殺了漢君，平分天下，有何不可？」汜喜諾。二人合兵，於路劫掠，所過一空。楊奉、董承知賊兵遠來，遂勒兵回，與賊大戰於東澗。傕、汜二人商議：「彼衆我寡，只可以混戰勝之。」於是李傕在左，郭汜在右，漫山遍野擁來。楊奉、董承兩邊死戰，剛保帝、后車出，百官、宮人、符冊、典籍，一應御用之物，盡皆拋棄。郭汜引軍人弘農劫掠。承、奉保駕走陝北，傕、汜分兵趕來。承、奉一面差人與傕、汜講和，一面密傳聖旨往河東，急召故白波帥韓暹、李樂、胡才三處軍兵前來救應。那李樂亦是嘯聚山林之賊，今不得已而召之。三處軍聞天子赦罪賜官，如何不來？並拔本營軍士來與董承約會，一齊再取弘農。

其時李傕、郭汜但到之處，劫掠百姓，老弱者殺之，強壯者充軍，臨敵則驅民兵在前，名曰「敢死軍」，賊勢浩大。李樂軍到，會於渭陽。郭汜令軍士將衣服、物件拋棄於道。樂軍見衣服滿地，爭往取之，隊伍盡失。傕、汜二軍四面混戰，樂軍大敗。楊奉、董承遮攔不住，保駕北走，背後賊軍趕來。李樂曰：「事急矣，請天子上馬先行。」帝曰：「朕不可捨百官而去。」衆皆號泣相隨。胡才被亂軍所殺。承、奉見賊追急，請天子棄車駕步行。至黃河岸邊，李樂等尋得一隻小舟作渡船。時值天氣嚴寒，帝與后強扶到岸，邊岸又高，不得下船，後面追兵將至。楊奉曰：「可解馬繩繩接連，拴縛帝腰，放下船去。」人叢中翳伏德挾白絹十數疋至，曰：「我

於亂軍中拾得此絹，可接連拽輦。」行軍校尉尚弘用絹包帝及后，令衆先挂帝往下放之，乃得下船。李樂仗劍立於船頭上，后兄伏德負后下船中。岸上有不得下船者，爭扯船纜，李樂盡砍於水中。渡過帝、后，再放船渡衆人。其爭渡者皆被砍下手指，哭聲震天。

既渡彼岸，帝左右止剩得十餘人。楊奉尋得牛車一輛載帝，至太陽，絕食，晚宿於瓦屋中。野老進粟飯，上與后共食，粗糲不能下咽。次日，詔封李樂爲征北將軍，韓暹爲征東將軍，起駕前行。有二大臣尋至，哭拜車前：乃太尉楊彪、太僕韓融也。帝、后俱哭。韓融曰：「催、汜二賊頗信臣言，臣捨命去說二賊罷兵。陛下善保龍體。」韓融去了。李樂請帝入楊奉營暫歇。楊彪請帝都安邑縣。駕至安邑，苦無高房，帝、后都居於茅屋中，又無門關閉，四邊插荆棘以爲屏蔽。帝與大臣議事於茅屋之下，諸將引兵於籬外鎮壓。李樂等專權，百官稍有觸犯，竟於帝前毆罵。故意送濁酒粗食與帝，帝勉強納之。李樂、韓暹又連名保奏無徒、部曲、巫醫、走卒二百餘名，並爲校尉、御史等官。刻印不及，以錐畫之，全不成體統。

卻說韓融曲說催、汜二賊，二賊從其言，乃放百官及宮人歸。是歲大荒，百姓皆食棗菜，餓莩遍野。河內太守張楊獻米肉，河東太守王邑獻絹帛，帝稍得寧。董承、楊奉商議，一面差人修洛陽宮院，欲奉車駕還東郡。李樂不從。董承謂李樂曰：「洛陽本天子建都之地。安邑乃小地面，如何容得車駕？今奉駕還洛陽是正理。」李樂曰：「汝等奉駕去，我只在此處住。」承、奉乃奉駕起程。李樂暗令人結連李催、郭汜一同劫駕。董承、楊奉、韓暹知其謀，連夜擺佈軍士，護送車駕前奔箕關。李樂聞知，不等催、汜軍到，自引本部人馬前來追趕。四更左側，趕

到箕山下，大叫：「車駕休行！李傕、郭汜在此！」嚇得獻帝心驚膽戰。山上火光遍起。正是：前番兩賊分爲二，今番三賊合爲一。不知漢天子怎離此難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第十四回 曹孟德移駕幸許都 呂奉先乘夜襲徐郡

卻說李樂引軍詐稱李傕、郭汜，來趕車駕，天子大驚。楊奉曰：「此李樂也。」遂令徐晃出迎之。李樂親自出戰，兩馬相交，只一合，被徐晃一斧砍於馬下，殺散餘黨，保護車駕過箕關。太守張楊，具粟帛迎駕於軹道，帝封張楊爲大司馬。楊辭帝，屯兵野王去了。帝入洛陽，見宮室燒盡，街市荒蕪，滿目皆是蒿草，宮院中只有頽牆壞壁，命楊奉且蓋小宮居住。百官朝賀，皆立於荊棘之中。詔改興平爲建安元年。是歲又大荒。洛陽居民僅有數百家，無可爲食，盡出城去剝樹皮、掘草根食之。尚書郎以下，皆自出城樵採，多有死於頽牆壞壁之間者。漢末氣運之衰，無甚於此。後人有詩嘆之曰：

血流芒碭白蛇亡，赤幟縱橫遊四方。秦鹿逐翻興社稷，楚騶推倒立封疆。

朝廷懦弱奸邪起，氣色凋零盜賊狂。看到兩京遭難處，鐵人無淚也悽惶！

太尉楊彪奏帝曰：「前蒙降詔，未曾發遣。今曹操在山東，兵強將盛，可宣入朝，以輔王室。」帝曰：「朕前既降詔，卿何必再奏，今即差人前去便了。」彪領旨，即差使命赴山東，宣召曹操。

卻說曹操在山東，聞知車駕已還洛陽，聚謀士商議。荀彧進曰：「昔晉文公納周襄王，而諸侯服從；漢高祖爲義帝發喪，而天下歸心。今天子蒙塵，將軍誠因此時首倡義兵，奉天子以從衆望，不世之略也。若不早圖，人將先我而爲之矣。」曹操大喜，正要收拾起兵，忽報有天使

賁詔宣召。操接詔，尅日興師。

卻說帝在洛陽，百事未備，城郭崩倒，欲修未能。人報李傕、郭汜領兵將到。帝大驚，問楊奉曰：「山東之使未回，李、郭之兵又到，爲之奈何？」楊奉、韓暹曰：「臣願與賊決死戰，以保陛下！」董承曰：「城郭不堅，兵甲不多，戰如不勝，當復如何？不若且奉駕往山東避之。」帝從其言，即日起駕望山東進發。百官無馬，皆隨駕步行。出了洛陽，行無一箭之地，但見塵頭蔽日，金鼓喧天，無限人馬到來。帝、后戰慄不能言。忽見一騎飛來，乃前差往山東之使命也，至車前拜啓曰：「曹將軍盡起山東之兵，應詔前來。聞李傕、郭汜犯洛陽，先差夏侯惇爲先鋒，引上將十員，精兵五萬，前來保駕。」帝心方安。少頃，夏侯惇引許褚、典韋等至駕前面君，俱以軍禮見。帝慰諭方畢，忽報正東又有一路軍到。帝即命夏侯惇往探之，回奏曰：「乃曹操步軍也。」須臾，曹洪、李典、樂進來見駕。通名畢，洪奏曰：「臣兄知賊兵至近，恐夏侯惇孤力難爲，故又差臣等倍道而來協助。」帝曰：「曹將軍真社稷臣也！」遂命護駕前行。探馬來報：「李傕、郭汜領兵長驅而來。」帝令夏侯惇分兩路迎之。惇乃與曹洪分爲兩翼，馬軍先出，步軍隨後，儘力攻擊。傕、汜賊兵大敗，斬首萬餘。於是請帝還洛陽故宮，夏侯惇屯兵於城外。

次日，曹操引大隊人馬到來。安營畢，入城見帝，拜於殿階之下。帝賜平身，宣諭慰勞。操曰：「臣向蒙國恩，刻思圖報。今傕、汜二賊，罪惡貫盈，臣有精兵二十餘萬，以順討逆，無不克捷。陛下善保龍體，以社稷爲重。」帝乃封操領司隸校尉、假節鉞、錄尚書事。

卻說李傕、郭汜知操遠來，議欲速戰。賈詡諫曰：「不可。操兵精將勇，不如降之，求免本身之罪。」傕怒曰：「爾敢滅吾銳氣！」拔劍欲斬詡，眾將勸免。是夜，賈詡單馬走回鄉里去了。次日，李傕軍馬來迎操兵。操先令許褚、曹仁、典韋領三百鐵騎，於傕陣中衝突三遭，方纔布陣。陣圓處，李傕侄李暹、李別出馬陣前，未及開言，許褚飛馬過去，一刀先斬李暹，李別吃了一驚，倒撞下馬，褚亦斬之，雙挽人頭回陣。曹操撫許褚之背曰：「子真吾之樊噲也！」隨令夏侯惇領兵左出，曹仁領兵右出，操自領中軍衝陣。鼓響一聲，三軍齊進。賊軍抵敵不住，大敗而走。操親掣寶劍押陣，率眾連夜追殺，剿戮極多，降者不計其數。傕、汜望西逃命，忙忙似喪家之狗，自知無處容身，只得往山中落草去了。曹操回兵，仍屯於洛陽城外。楊奉、韓暹兩個商議：「今曹操成了大功，必掌重權，如何容得我等？」乃人奏天子，只以追殺傕、汜爲名，引本部軍屯於大梁去了。

帝一日命人至操營，宣操入宮議事。操聞天使至，請人相見。只見那人眉清目秀，精神充足，操暗想曰：「今東郡大荒，官僚軍民皆有飢色，此人何得獨肥？」因問之曰：「公尊顏充腴，以何調理而至此？」對曰：「某無他法，只食淡三十年矣。」操乃領之。又問曰：「君居何職？」對曰：「某舉孝廉，原爲袁紹、張楊從事。今聞天子還都，特來朝覲，官封正議郎。濟陰定陶人，姓董，名昭，字公仁。」曹操避席曰：「聞名久矣，幸得於此相見。」遂置酒帳中相待，令與荀彧相會。忽人報曰：「二隊軍往東而去，不知何人。」操急令人探之，董昭曰：「此乃李傕舊將楊奉與白波帥韓暹，因明公來此，故引兵欲投大梁去耳。」操曰：「莫非疑操乎？」昭

曰：「此乃無謀之輩，明公何足慮也。」操又曰：「李、郭二賊，此去若何？」昭曰：「虎無爪，鳥無翼，不久當爲明公所擒，無足介意。」

操見昭言語投機，便問以朝廷大事。昭曰：「明公興義兵以誅暴亂，入朝輔佐天子，此五伯之功也。但諸將人殊意異，未必服從，今若留此，恐有不便。惟移駕幸許都爲上策。然朝廷播越，新還京師，遠近仰望，以冀一朝之安，今復徙駕，不厭衆心。夫行非常之事，乃有非常之功。願將軍決計之。」操執昭手而笑曰：「此吾之本志也。但楊奉在大梁，大臣在朝，不有他變否？」昭曰：「易也。以書與楊奉，先安其心。明告大臣，以京師無糧，欲車駕幸許都，近魯陽，轉運糧食，庶無欠缺懸隔之憂。大臣聞之，當欣從也。」操大喜。昭謝別，操執其手曰：「凡操有所圖，惟公教之。」昭稱謝而去。

操於是日與衆謀士密議遷都之事。時侍中、太史令王立私謂宗正劉艾曰：「吾仰觀天文，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斗牛，過天津，熒惑又逆行，與太白會於天關，金、火交會，必有新天子出。吾觀大漢氣數將終，晉、魏之地必有興者。」又密奏獻帝曰：「天命有去就，五行不常盛。代火者，土也；代漢而有天下者，當在魏。」操聞之，使人告立曰：「知公忠於朝廷，然天道深遠，幸勿多言。」操以是告彧，彧曰：「漢以火德王，而明公乃土命也。許都屬土，到彼必興。火能生土，土能生木；正合董昭、王立之言。他日必有興者。」操意遂決。次日入見帝，奏曰：「東都荒廢久矣，不可修葺，更兼轉運糧食艱辛。許都地近魯陽，城郭宮室、錢糧民物，足可備用。臣敢請駕幸許都，惟陛下從之。」帝不敢不從，群臣皆懼操勢，亦莫敢有異議。遂擇日起

駕。

操引軍護行，百官皆從。行不到數里，前至一高陵，忽然喊聲大舉，楊奉、韓暹領兵攔路。徐晃當先，大叫：「曹操欲劫駕何往？」操出馬視之，見徐晃威風凜凜，暗暗稱奇，便令許褚出馬與徐晃交鋒。刀斧相交，戰五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操即鳴金收軍，召謀士議曰：「楊奉、韓暹誠不足道。徐晃乃真良將也，吾不忍以力併之，當以計招之。」行軍從事滿寵曰：「主公勿慮。某向與徐晃有一面之交，今晚扮作小卒，偷入其營，以言說之，管教他傾心來降。」操欣然遣之。

是夜，滿寵扮作小卒混入彼軍隊中，偷至徐晃帳前，只見晃秉燭被甲而坐。寵突至其前，揖曰：「故人別來無恙乎？」徐晃驚起，熟視之曰：「子非山陽滿伯寧耶？何以至此？」寵曰：「某現爲曹將軍從事。今日於陣前得見故人，欲進一言，故特冒死而來。」晃乃延之坐，問其來意。寵曰：「公之勇略，世所罕有，奈何屈身於楊、韓之徒？曹將軍當世英雄，其好賢禮士，天下所知也。今日陣前見公之勇，十分敬愛，故不忍以健將決死戰，特遣寵來奉邀。公何不棄暗投明，共成大業？」晃沉吟良久，乃喟然嘆曰：「吾固知奉、暹非立業之人，奈從之久矣，不忍相捨。」寵曰：「豈不聞「良禽擇木而棲，賢臣擇主而事」？遇可事之主，而交臂失之，非丈夫也。」晃起謝曰：「愿從公言。」寵曰：「何不就殺奉、暹而去，以爲進見之禮？」晃曰：「以臣弑主，大不義也，吾決不爲。」寵曰：「公真義士也！」晃遂引帳下數十騎，連夜同滿寵來投曹操。早有人報知楊奉。奉大怒，自引千騎來追，大叫：「徐晃反賊休走！」正追趕間，忽